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热点、 演进与启示

——基于2004—2022年文献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冯永华^{1,2}, 惠凯雯¹

(河南大学 1.教育学部; 2.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综合素质评价”自2004年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推进素质教育和中高考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满足其持续的“完善”需求,结合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和文献质性分析,对2004—2022年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热点和演进进行了深入探寻。研究发现,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齐头并进。研究热点涵盖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内涵、主体探讨,高考改革背景下的研究,借助网络平台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以及实践经验与实施问题的研究。综合素质评价发展经历了初步建立框架下的早期探索、制度确立背景中的深入推进、规范实施指向下的多维探讨、完善实施诉求下的技术支持四个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既受到政策的引导,又具有实际操作性质。在未来研究中,应该整合理论指导、实践发展与技术支持,强化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与校本化协同落地的实践研究、评价结果使用的研究以及信息技术支持实施新方式的研究,以推动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综合素质评价;基础教育;高考改革;可视化分析;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4)02-0008-09

1 问题提出

“综合素质评价”概念自2004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正式提出,至今已成为发展素质教育、促进育人方式转变的重要制度,被纳入高考改革作为“两依据一参考”中的“一参考”,是推进中考改革的重要构成。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1],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持续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是推进学生评价改革的重要问

题。本研究基于知识发现,采用学术文献分析的信息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与质性分析,探究基础教育领域内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热点与历史演进,以期为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提供启示。

2 样本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源限定于中国知网(北大核心、CSSCI、CSCD)、全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篇名“综合素质评价”分别进行检索。因“综合素质评价”概念自2004年正式提出,故检索时间限定于2004年1月至2022年9月,检索之后人工剔除非基础教育领域、非“综合素质评价”的文献,最终获取样本219篇期刊文章、103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及3篇

收稿日期:2023-07-11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中小学综合素质评价困境与对策研究”(2022JKZB10)

作者简介:冯永华(1979—),女,河南内黄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教育信息化研究。

博士论文,总计 325 篇文献。

本研究以 CiteSpace 6.1.R2 对学术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政策文本与文献进行质性分析,重点发现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演进与热点。

3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能够反映文献研究主题、核心内容等重要信息,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揭示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其中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能揭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动态,对比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可反映研究热点。将 325 篇文献导入到 CiteSpace 6.1.R2 中,设置时间分区为 1 年,合并同义关键词(如“高中生”和“高中学生”、“新高考”和“高考改革”等),运行后显示关键词共现图谱节点数为 299,连线数为 386 (见图 1)。频次和中心性排名前 11 的关键词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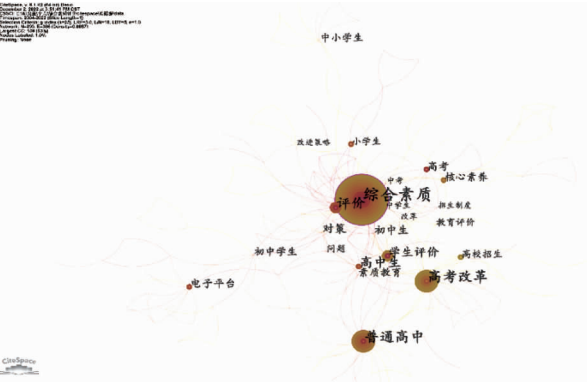


图 1 综合素质评价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1 频次和中心性排名前十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综合素质	45	综合素质	0.29
2	普通高中	31	高考改革	0.15
3	高考改革	29	普通高中	0.12
4	评价	19	初中学生	0.12
5	小学生	12	评价	0.11
6	高中生	12	高中生	0.06
7	学生评价	10	核心素养	0.06
8	素质教育	9	学生评价	0.05
9	高考	8	电子平台	0.05
10	电子平台	7	学习评价	0.05
11	初中生	7	中小學生	0.04

点击关键词聚类,模块值 $Q = 0.780\ 5$,大于

0.30,表明该研究划分出的社团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 $S = 0.9283$,大于 0.70,说明聚类可信度较高。聚类标签分别为#0 综合素质、#1 高中生、#2 普通高中、#3 高考改革、#4 电子平台、#5 核心素养、#6 实践、#7 中小學生(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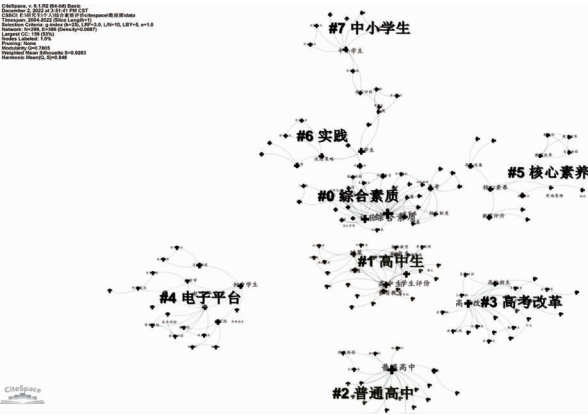


图 2 综合素质评价关键词聚类图谱

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图谱以及基于文献的质性分析发现,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进,研究热点涵盖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内涵、主体探讨,高考改革背景下的研究,借助网络平台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以及实践经验与实施问题的研究。

3.1 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内涵、主体探讨

第一,育人与选才的价值定位讨论。价值讨论直接关系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逻辑基础。综合素质评价概念提出源于中高考改革,但它并非单一化的选才工具。育人是主要功能,选才是辅助功能:从发生顺序来看,评价选才是评价育人的自然运用;从相互作用来看,选才为育人提供外在驱动力,育人则为选才提供内在持续力^[2]。第二,学术能力与非学术能力的内涵探讨。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改革“一参考”,有研究者从分析高考、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这三套国家基本评价制度之间的关系入手,梳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认为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是针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评价,综合素质评价应定位于对学生非学术能力素养的评价^[3]。但更多研究者赞同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学术能力与非学术能力,二者均不可或缺,共同构成五育并举,内在契合素质教育的精神本质与价值需求。第三,多元评价主体探讨。综合素质评价是一种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方式,学生是评价的关键主体。此外,评价主

体也可以是学生同伴、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学校管理者、社区人士、家长、招生院校、评价机构等,构成多元评价主体。

3.2 高考改革背景下的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围绕高考改革的“多元录取”“两依据一参考”等机制,探讨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硬挂钩”的必要性、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选才”,需要以“硬挂钩”突破单一人才评价制度、实现多元录取。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存在现实困境:缺乏信度、操作性差、区分度不足^[4];综合素质评价是一种个体评价,注重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个性化发展,学生与学生之间存在不可比性的嫌疑、与高考体系的严谨性存在一定的距离、风险性与高考体系的稳定性极易造成冲突、其质性评价与高考体系的客观性二律背反^[5];评价结果难以在高校招生中有效使用,高中学校的评价结果有效性、科学性、客观性遭受质疑,高校认为学生档案不好用、不适用。突破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困境,高中学校核心解决的问题是提高综合素质评价的信度,中学应明确主体职责,完善过程监督、审核与约束机制。同时,加强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体系的专业性研究,转换综合素质评价的思路、加强顶层设计^[4]。高校应明晰主体职责,制定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方案,中学与高校共同发挥主体职责,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校招生体系。

3.3 借助网络平台推进综合素质评价研究

网络平台(又称“电子平台”)作为一种载体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纸质记录方式的诸多操作性难题,如评价负担过重、可信度不高、准确性与及时性难以保证、缺乏共享与交流等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促进了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规范性,促进“保真”“保用”。从平台开发与使用主体来看,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包括省、校两级,它们在不同的使用阶段形成了不同的评价路径,分别由管理部门和学校作为实施主体,各自发挥选拔和育人的效能。在使用过程中,它们展现出的评价性质和模块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异^[6]。在实践中,一些省市或学校已经开发并使用平台开展综合素质评价。例如,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围绕学生成长体验设计电子平台,包括学期目标、成长体验、学期评价和成长轨迹^[7];北京市建立了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平台,注

重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存储信息的完整性、评价结果的公开性以及应用操作的可行性^[8]。网络平台作为信息采集的载体,可以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并促进高一级学校在招生过程中使用该评价结果。此外,网络平台还具备数据分析功能,通过数字画像和成长路径等方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4 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经验与实施问题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校本化、区域化探索已取得一定经验。北京、上海、天津使用《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彰显各自特色^[9]。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框架凸显地方特色、突出关键素质、体现整体特质,指向学校教育的深度变革^[10]。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开展发展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制度体系^[11]。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以激励清单与负面清单评价模式探索综合素质评价“落地”路线图^[12]。然而,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评价指标体系条目化,评价方式侧重量化。中小学校本化实施中多将评价维度分解细化为多级指标体系,进行加权赋重、分值合成^[13],或者过度依赖量化积分划分等级,使得综合素质评价内容“琐碎化”、评价方式简单量化,偏离了综合素质评价实质。第二,难以落实学生作为评价主体。教师常常替代学生行使评价权利,学生常作为评价“边缘人”存在^[14],导致学生主体性难以发挥、削弱参与积极性。

4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演进分析

年发文量可以反映某时间段的研究趋势,而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则可以基于时间展现知识的演进和文献的更新。关键词突现图谱则能揭示在某时间段研究主题的受关注程度、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年发文量如图3所示,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数量最多。在CiteSpace中点击时间线(Timeline),呈现关键词共现的时间线图谱(见图4),进一步设置突现词分析,保留强度大于1.5的突现词(见图5)。综合年发文量、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及文献分析将综合素质评价研究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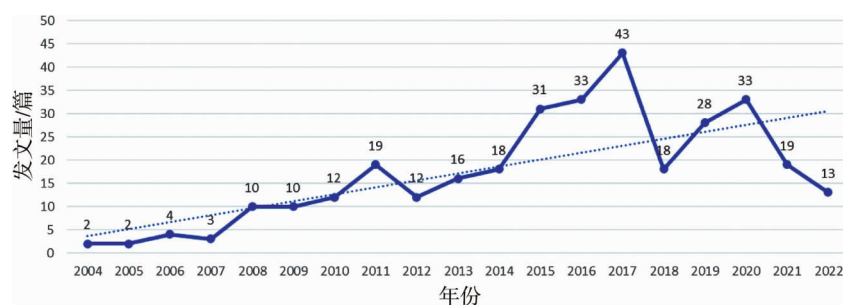


图3 综合素质评价年发文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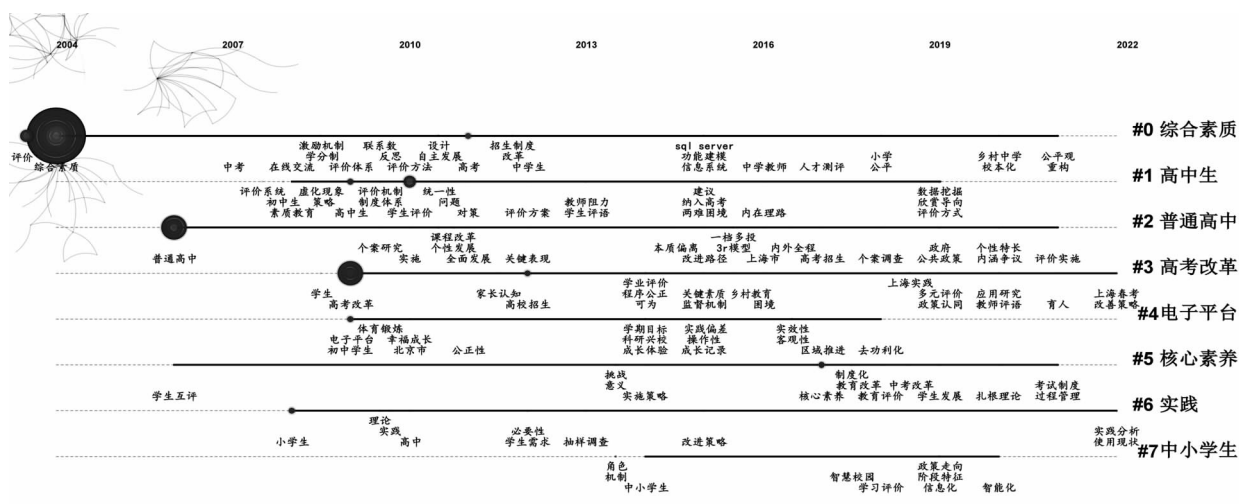


图4 综合素质评价关键词时间线图

Top 13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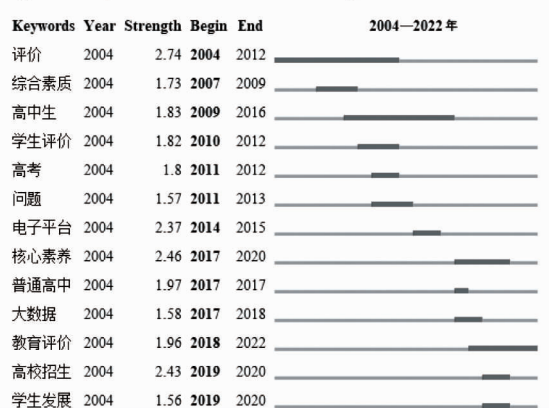


图5 综合素质评价关键词实现图谱

4.1 第一阶段(2004—2007年):初步建立框架下的早期探索

此阶段年均发文量不足3篇,高频关键词集中在评价、综合素质、普通高中(见图4),突现词有评价、综合素质(见图5)。2004年《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综

合素质评价框架内容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的基础性发展目标,指出评价方法、程序、评价结果使用等方面^[15]。2006年教育部召开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省(区)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研讨会,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展开。该阶段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主要针对初高中学生、初中毕业生,对综合素质评价内容、评价方式、

评价主体、评价结果呈现与应用,以及评价制度保障、如何纳入中考制度等进行早期探索。

4.2 第二阶段(2008—2013年):制度确立背景中的深入推进

此阶段年均发文量达14篇,其中2011年发文量19篇。高频关键词集中于高考改革、学生评价、高校招生等(见图4),突现词有高中生、学生评价、高考、问题等(见图5)。2008年《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对普通高中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并逐步纳入高校招生选拔评价体系”^[16]。同年4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提出“将初中学业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普通高中招生的主要依据”^[17]。两个文件均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一级学校招生之中,并提出综合评价制度改革与创新招生考试制度,推进人才选拔从单一“分数”走向综合评价。在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区陆续建立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实施方案。

在研究内容上,该时期聚焦于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在高考改革应用中的反思、策略等。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存在配套技术与制度不足问题,须纳入高校招生的指标体系、理清综合素质评价与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之间的关系、完善监督制度^[3];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中存在内涵认识不一、重结果轻过程、等级评价过程与结果问题突出、评价工作集中突击、评价结果未能在高校中有效使用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着眼于发现学生的优势、特长,注重发挥成长记录、自我描述以及评语等定性方法的作用,进行常态化、规范化实施^[13]。在实践中,各省市在评价内容、评价原则、评价主体及评价结果运用方面相似,忽视地区、个性的差异,应制定合理弹性的评价内容和制度,平衡评价结果与高考关系。

4.3 第三阶段(2014—2017年):规范实施指向下的多维探讨

该阶段年均发文量30余篇,在2017年达43篇的最高发文量。该阶段高频关键词较多,如高考招生、纳入高考、成长记录、核心素养、监督机制等(见图4),突现词有电子平台、核心素养、普通高中、大数据等(见图5)。2014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从意义、原则、内容、程序、组织管理

等进一步规范综合素质评价,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参照实施^[18]。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发布,其核心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9],与综合素质评价旨向有相似之处。整体来看,该时期对综合素质评价展开了多维度探讨,包括纳入高考、与核心素养关系、信息技术支持等,研究渐趋全面、成熟。

第一,对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的阻力、诚信等展开探讨。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存在评价信度缺失、高等学校录取风险增大、“平行志愿”的录取投档模式无法使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问题,应从加强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发挥高校在综合素质评价中的作用、采用“一档多投”的录取投档模式等方面解决^[20]。为实现综合素质评价在高中学校“保真”,应以“内外全程式”建立诚信机制^[21]。第二,研究核心素养与综合素质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旨向人的全面发展,但二者属于不同范畴,核心素养针对的是人才培养规格问题,属于教育目的范畴,而综合素质评价是对人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的问题,属于教育评价范畴^[22]。结合核心素养构建彰显特色的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建设适切性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形成多元化综合素质评价方式,构建切实有效的综合素质评价监督机制^[23]。第三,探索基于电子平台、大数据的初、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路径,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数字画像。如,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建设了包括“学生自我认知与生涯探索系统”和“学生自我培育管理系统”的智慧化应用平台^[24]。第四,探索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中的写实记录。澄清活动记录的实施主体应是学生本人,活动记录的内容应真实可查,活动记录应客观具体、有代表性^[25]。

4.4 第四阶段(2018—2022年):完善实施诉求下的技术支持探讨

该阶段年均发文量22余篇,高频关键词有考试制度、数据挖掘、学生发展、个性特长等(见图4),突现词有教育评价、高校招生、学生发展等(见图5)。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发展素质教育、转变育人方式的重要制度,强化其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26]。这一时期的研究聚焦新高考背景与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综合素质评

价探索,朝向完善实施深度探寻。

第一,新高考背景下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研究。综合素质评价旨在关注学生个体、呈现个体“肖像画”,其应用于高校招生的原则在于谁使用、谁评价,发挥客观记录作用,形成综合素质档案,应用人才测评技术与方法,以初筛、复试等程序开展;但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中使用具有潜在风险,应借助电子平台提升高校招生能力建设,为建立健全诚信问题追责机制提供保障^[27]。提升综合素质评价使用成效应充分发挥政策指挥棒的正效应,构建与应用基于数字画像的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深度挖掘综合素质评价大数据应用^[28]。第二,研究大数据、数字画像等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综合素质评价。大数据的整体思维、复杂思维正引领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范式转型,大数据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全域关照、立体全息和主体增值,可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智慧评价体系构建^[29]。推进基于数字画像的综合素质评价框架体系,并借助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防伪和智能合约等技术优势,构建基于区块链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解决综合素质评价效用低下、缺乏客观公正性以及安全可靠不足等问题^[30]。

5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结论、反思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合关键词共现图谱、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基于文献的质性分析发现,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进,研究热点涵盖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内涵、主体探讨,高考改革背景下的研究,借助网络平台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研究,以及实践经验与实施问题的研究。综合年发文量、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及文献分析,将综合素质评价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2007年):初步建立框架下的早期探索。“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教育政策术语首次提出,早期探索较少,年均发文量不足3篇。第二阶段(2008—2013年):制度确立背景中的深入推进。该时期聚焦于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在高考改革应用中的反思、策略等。第三阶段(2014—2017年):规范实施指向下的多维探讨。该时期对综合素质评

价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包括纳入高考、核心素养、信息技术支持等,研究渐趋全面、成熟。第四阶段(2018—2022年):完善实施诉求下的技术支持探讨。聚焦于新高考背景与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综合素质评价探索,朝向完善实施深度探寻。

5.2 研究反思

综合素质评价概念的提出与中高考改革密切相关。在十几年的探索中,综合素质评价育人理念逐渐受到重视,从政策引领、自上而下的推进,到旨向育人实践的逐步深度、多维探索,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中高考招生的关系、新技术的融合等探索日趋成熟,既呈现时代特点,又具有实践特征。但是,在加快建设基础教育高质量体系、深度推进素质教育的新时代,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一种教育评价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发展中,仍需要持续开展研究与探索。反思现有研究,综合素质评价还需要在理论研究、落地实践、结果使用、实施方式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与探寻,以适应新时代教育诉求与育人诉求。具体包括:以理论研究构建学术体系,指导与解释实践,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提供方向与维度;以落地实践实现综合素质评价育人价值,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地模式与路径;以结果使用促进育人方式转变、课程教学变革,以及学校、区域特色的凝练;以实施方式探索优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探索增值评价,促进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科学化、客观化。

5.3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素质评价未来研究展望

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改变了单一学业维度评价走向德智体美劳全面评价,覆盖学生成长的全维度、全过程,且与中高考改革密切相关,它既以政策文本为引领,又需要探究自身独特逻辑、落地实践,是一个需要持续完善、不断优化的过程。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融合理论指导、实践发展与技术支持,推动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

5.3.1 以诉求为导向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基本理论系统研究

综合素质评价概念源于政策文本,对其学理进行深入探究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价值,并解决现实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理论研究对育人价值、内涵、评价主体等已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但是,伴随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诉求、中高考改革需求以及综合素质评价落地困境

解决诉求,综合素质评价理论仍需系统研究。一方面,深度澄清综合素质评价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方法论:以本体论澄清综合素质评价的本质问题、内涵意蕴、内在逻辑、要素关系等;以价值论澄清综合素质评价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并解释实践问题;以认识论澄清综合素质评价本质、主体、方法等认识路径、认识范式,促进对其本质进行解构、重构、建构;以方法论体现价值实现与本质表征的评价范式、过程、方式与方法,处理好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的关系。另一方面,深度挖掘综合素质评价实施过程、结果呈现、结果使用等背后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为综合素质评价理论发展、落地实施提供适应性指导,探究实施背后的逻辑、意义与原理。总之,以综合素质评价的自身理论建构与理论基础探究,探讨其内涵、价值、主体、评价方式、评价结果使用等内在一致性与逻辑性问题,从理论上解决如何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以理论研究指导实践问题解决,提升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之间的有效衔接。

5.3.2 以落地为目标探索区域一体化与校本化协同实践

落地实施是综合素质评价从理念走向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区域一体化实施与学校的校本化实施是促进落地的重要实践策略。区域一体化实施是指由区域教育行政部门与所属中小学校共同构成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主体。一方面,区域主体应以育人理念为引领进行区域顶层设计,并对学校的校本化实施的常态化情况进行规范、监管与整体推进,为学校的校本化实施提供支持与保障;另一方面,中小学校主体重在区域引领与督导过程中开展校本化实施,是综合素质评价落地实践的关键主体。因此,区域一体化实施与校本化实施是推进综合素质评价落地的一体两面,在区域支持与保障下的校本化是落地的内生动力。第一,学校以顶层设计形成落地框架。基于政策引领、区域指引与学校育人特色,探索规范、科学、可操作的校本化方案,构建与学校育人目标、发展特色相适应的指标体系,确定校本化实施的目标、原则、内容、评价方式、工作职责与流程等。第二,学校以活动为载体驱动校本化落地实施。活动是学生自主、充分发展的重要载体,为学生发展潜能创造机会。学校在国家课程、校本课程基础上应开

展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将课程与活动相结合,促进学生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化发展。第三,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内生活力。学生是写实记录主体与评价主体。写实记录主体以记录活动与反思促进自身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评价主体以自我反思、自我描述、展示交流、同学互评等促进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激发自身内生活力。第四,以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融合促进五育并举。依据评价目的、评价场景、活动类型等选择适切的质性或量化评价方式,避免简单划分等级、时时处处赋分等过度量化方式,促进五育发展。总之,综合素质评价的落地与常态化实施,需要形成区域与学校合力,促进从理念认知到育人价值的实践转化。

5.3.3 以育人为根本深化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使用研究与实践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使用关系到育人价值实现与功能发挥,它包括校内使用与高一级学校招生使用。校内使用是发挥综合素质评价育人价值的核心,应强化结果呈现、作用主体、如何使用、使用效果等研究与实践。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呈现包括量化结果与质性结果,量化结果如分数、等级、学生画像等,质性分析结果如学生自我反思、自我描述、教师评语等。评价结果可作用于学生、教师、学校等不同主体。对于学生而言,以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促进学生自我认知,发现自我优势与潜能;对于教师而言,以评价结果促进教师精准指导学生发展、改进教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对于学校管理者而言,评价结果应有助于促进学校全面开设并落实国家课程,丰富校本课程与特色活动,凝练学校特色,探索教育规律,推动教育治理和家校共育,评价结果还应发挥诊断、改进和决策功能。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用于高一级招生旨在选拔功能,更应强化公平、公正。应用于高一级学校招生有两种常用方式:一种是谁使用谁评价,由招生单位进行评价,重在关注校内写实记录、质性评价;另一种是招生单位参考校内评价结果,以校内结果作为招生依据。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用于招生使用时都具有高利害性,其核心问题在于诚信保障,以诚信确保结果可用。一旦结果用于招生使用,则应围绕诚信保障,建立审核机制、公示机制、档案制度与档案使用制度等,保障综合素质评价实施规范可信。

5.3.4 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探寻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新方式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学生成长的纵向评价与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提供技术支持,助力综合素质评价范式实现从经验判断到基于数据的精准评价。助力评价方式从重视结果到重视成长过程,助力评价结果从静态呈现到增值评价,助力综合素质评价创新评价方法与评价情境。基于信息技术的综合素质评价克服了传统纸质载体难以统计分析、反馈滞后、难以保障信度与时效等问题。探索信息技术助推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的新方式,需要厘定其角色定位,强化其科学性研究及其与理论、实践的融合性。第一,从角色定位而言,信息技术是助力综合素质评价的手段,并非纸质的替代方式。学校在实施中可根据学段需要、育人需要选择纸质方式、基于信息技术的方式或纸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避免僵化使用。第二,强化评价结果呈现的科学性研究。确保评价科学性是综合素质评价促进育人的前提,尤其在学生五育画像、增值评价等方面,数据模型、数据分析应具有科学性、客观性,真实反映学生五育发展与动态成长情况。第三,增强信息技术与理论发展、中小学实践的融合性。借助信息技术推动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需要以理论发展为引领,并以中小学的实践需求为目标,将理论指导与实践需求相结合,探索信息技术在评价方法、评价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与应用。总之,应以理论发展为指导、以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为原点、以中小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实施为起点、以科学性、客观性为基本原则,借助信息技术助力综合素质评价实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0-10-13)[2023-05-18].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54488.htm.
- [2] 张红霞,刘志军.关于综合素质评价若干问题的再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22(8):21-29.
- [3] 崔允灏,柯政.关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0(9):3-8,12.
- [4] 罗祖兵.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的两难困境及其突围[J].全球教育展望,2015(8):31-40.
- [5] 周先进,张睦楚.高考改革: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可为”与“难为”[J].全球教育展望,2014(7):101-111.
- [6] 冯永华,曾巍.省、校级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化管理平台的差异与比较[J].教育科学研究,2017(9):29-33.
- [7] 吕建.电子平台建设: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精彩纷呈[J].中小学管理,2014(11):29-31.
- [8] 杜文平.推进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举措——北京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电子平台的实施[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8):9-11.
- [9] 张建伟,王光明.《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册》的实践分析与改进建议——基于对北京、上海、天津708份样本的调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1):59-63.
- [10] 陆璟.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上海设计”[J].中小学管理,2015(6):7-11.
- [11] 王先军.着眼发展·着重过程:发展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探索[J].中小学管理,2020(10):21-23.
- [12] 王洋,易建平.综合素质评价“落地”路线图——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激励清单与负面清单评价模式详解[J].人民教育,2016(14):45-49.
- [13] 刘志军,张红霞.普通高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现状、问题与展望[J].课程·教材·教法,2013(1):18-23.
- [14] 刘志军,陈雪纯.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主体多元化:问题与思考[J].中国考试,2020(8):67-71.
- [15] 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2004年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2004-02-25)[2023-05-18].http://www.moe.gov.cn/s78/A06/jcys_left/s3732/201006/t20100610_89030.html.
- [16]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省份深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2008-01-10)[2023-05-18].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moe_776/s3258/200801/t20080110_79887.html.
- [17]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和进一步完善中考改革的意见[EB/OL].(2008-04-03)[2023-05-1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0804/t20080403_78505.html.
- [18]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EB/OL].(2014-12-16)[2023-05-1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732/201808/t20180807_344612.html.
- [19]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中国教师,2016(9):23.
- [20] 樊亚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录取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教育学刊,2016(6):33-37,53.
- [21] 张红霞.综合素质评价“内外全程式”诚信机制的理论构想与实践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17(7):13-18.
- [22] 肖磊.论核心素养、综合素质评价与人的全面发展[J].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83-87.
- [23] 章全武.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发展路径[J].教育科学研究,2018(2):66-70.
- [24] 吕仲良.做实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基于智慧化平台的校本探索[J].中小学管理,2016(12):17-18.
- [25] 王宏伟,刘志军.综合素质评价中的活动写实记录:误识与匡正[J].中国教育学刊,2016(9):47-50.
- [26]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2019-06-19)[2023-05-18].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6/19/content_5401568.htm.
- [27] 刘志军,张红霞,王洪席,等.新高考背景下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蕴、实施与应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57-68,168.
- [28] 张治,刘小龙,徐冰冰.“新高考”背景下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应用的研究——以上海市综合素质评价实践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9(17):8-14.
- [29] 杨鸿,朱德全,宋乃庆,等.大数据时代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法论、价值与实践导向[J].中国电化教育,2018(1):27-34.
- [30] 郑旭东,杨现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设计[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0(1):23-32.

Research Hotspots,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Field of Basic Education: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Literature from 2004 to 2022

FENG Yonghua^{1,2}, HUI Kaiwen¹

(1. School of Education;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romoting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2004.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meet it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is study combine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quality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field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2.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have progressed together, and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clude the value, connotation, subject exploration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the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form, the research o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by network platform, and the research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mplementation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early explo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in-depth promo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multi-dimensional discuss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standardized implement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under the demand for improved implementati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is guided by policy and has practical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we should integrate theoretical guidance,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basic theories,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school-based collaborative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the research on new implementation methods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basic education;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visualization analysis; research enlightenment

(责任校对 王小飞)